

年味

■ 梁演

年是有味道的,就像久藏的酒,令人回味。

年味藏在一张张挂历上,满载希望。小时候感觉一年特别漫长,总盼着过年那一天的到来。过年多好哇!不但有红包领,还有新衣服穿,更有吃,还可以放烟花。我总是天真地问妈妈:“妈妈,啥时候能过年哦?”妈妈微微笑着说:“未得哦,还要好久!”“多久嘛?”我打破砂锅问到底。“刚过完年,还要很久啦!”妈妈嗔笑着说。“说嘛,说嘛!”我不依不饶。妈妈指着墙上厚厚的挂历告诉我,等那挂历到底了,就过年了。于是,我每天最记挂的事情就是去撕挂历了,撕着撕着,挂历越来越薄,终于又要过年了。

年味藏在那一片片菠萝蜜叶里,清香隽永。过年之前有个隆重的仪式——做糍。糍要用菠萝蜜叶来垫着,要不就会粘着蒸笼了。每年腊月二十七,大我五岁的姐姐总是大清早带我去粮站摘菠萝蜜叶。那时菠萝蜜树少,摘的人很多,去得迟了,就没得摘了,或剩些好小的叶子,要两三张才能垫一只糍,不顶用的。那棵菠萝蜜树很高,但难不倒身手敏捷的姐姐,

她爬上树后,就把菠萝蜜树那些树枝整根掰下来,再叫我在树下把一片片的叶子摘下放回篮子里。等她觉得掰得差不多了,再下来帮忙摘叶子回篮子里。我家离粮站近,姐姐又聪明能干,所以,每次都能摘到又大又多的菠萝蜜叶回来。我俩总能够得到妈妈的夸奖,吃着散发着菠萝蜜叶清香的糍,心里更是乐滋滋的。

年味藏在那一副副春联里,热闹喜庆。除夕家里很忙,奶奶和妈妈忙着打扫及祭祀,爸爸就带着我们贴春联。门口要贴横额及对联的位置较高,要用上梯子才能够得到。哥哥和爸爸就负责扛梯子,挪梯子,及贴横幅、对联。姐姐就负责涂浆糊,贴门神。我虽然是打杂的,但他们很需要我,我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一会儿帮忙递对联,一会儿跑去拿浆糊,一会儿又在扶梯子。很多时候,房门小利事都是我贴的,好有成就感哦!我这一天虽累但快活着。贴好春联,才能红红火火过大年。

年味藏在一个个的红包中,溢满温馨。吃过团年饭,我们早早洗好澡,喜滋滋地穿上妈妈为我们买的新衣服。爸爸妈妈没有穿新衣服,我就问:“爸爸妈妈,

你们为什么不穿新衣服?”爸爸妈妈说:“小孩过年才穿新衣服,我们不用的。”笨笨的我还信以为真了。爸爸妈妈把装着5角钱和一粒甜榄的红包发给我们,我们吃着甜甜的榄笑得眉眼弯弯,把红包攥在手里抚摸了很久很久才舍得放进新衣服口袋里。妈妈说睡觉时要把红包放在枕头底下,这叫压岁,年兽就不敢过来欺负我们,会保佑我们快高长大的。哥哥说:“那明天可以用红包的钱买烟花了吧?”妈妈说,可以了。姐姐说:“那我要买本公仔书来看。”我暗暗想着,我要攒钱买件新衣给妈妈穿。那时的守岁,是我们一家人住着旧瓦房,看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听着外面爆竹声声,爸爸教哥哥姐姐下象棋,我困了就依在妈妈怀里,听她讲年兽的故事。那时候我不懂,每过一年,我们就长大一岁,爸爸妈妈就会老一岁。但天下爸爸妈妈宁愿自己老去,也想要自己的孩子们快高长大。世间安得两全法?我长大而你

不老。
年味,藏在一阵阵的爆竹声中,年味藏在一句句的问候中,年味藏在一张张笑脸里,年味应历久弥香,一年更比一年浓!

茂南区中医协会序

■ 潘兆奎

高凉古郡,道士名城。方位华南,地系粤西。背山临海,河流畅灌;冬暖夏热,雨量沛丰。溯石器而居越族,滨南海而联世界。历史悠久,人文璀璨。洗夫人之故里,潘茂名之家乡。惟用一好心,洗太安民睦族;广施丹药,潘仙济世救人。启民风,树理念,植根以向善;崇医德,献爱心,抗疫以拯民。勋恩垂后世,标格仰千秋。

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寒暑非时,春秋易节。故风雨之侵人,每罹灾难;雪霜之袭体,恒致病魔。此时也健康堪虑,劳作无能。当寻解救之方,亟需治疗之法。此际乎拯黎元于仁寿,非药石不为功;济羸劣而获安,舍医师而属谁?医始于岐

黄,药源乎本草。五千年实践出真知,百万遍扬弃剩精华。辨证论治渐成体系,理法方药日臻完善。于兹保驾护航,华夏之船平稳前行;若此强身祛病,神州之庶繁荣昌盛。岂不闻乎四大文明古国:一埃及,一巴比伦,一印度,一中国。列强争霸,胜者为王。华夏医良,能强身而御敌。蛮夷躯壮,因争战而亡邦。观其外域,文明不继三大泯灭于中途,惟我中华,硕果仅存一枝独秀于长史。

杏林医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神农药苑,金石有功,草木皆灵。药是天然地道,方能益寿延年。用之治病病能愈,以它健身身可强。华夏诞生,岐黄妙术;寰球远播,本草良方。现代西医盛行,中医

曾遭冷遇;弥今典冠消弭,岐黄再受热捧。物竞天择,用进废退。珍珠不惧蒙尘,金子自然发光。弘扬中医,政府支持给力;承传国粹,同仁踊跃齐心。吴坤红教授出谋划策,李志武会长挂帅领衔。一呼百应,杏林荟萃精英;万策千方,协会承传国粹。应运而生,异地先行立会,因时而动,茂南后起争优。

同仁是他山之石,协会乃医者之家。一孔见,闭吾思;三人行,有我师。孤陋寡闻,学问难酬千里志;交流磋切,技能更上一层楼。壮声威,兴行业,中草药有健康益生效用。破旧戒,树新风,民间医有团队协作精神;拓展平台,英雄用武地天广;参加协会,仁术为民信誉高。

情满油城墟

■ 江火胜

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以往的“墟”,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孩时没出过城,觉得能跟着大人趁墟就是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的全世界,就是村子里到墟镇的这么一段距离。

作为一名金塘人,也惊叹于金塘油城墟的崛起。一个市郊的老墟镇,演变成现在的城郊集散中心,成为一个集购物、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新颖靓丽打卡点,有传统韵味也有现代气息,本地人自带一份骄傲和自豪。

作为建市的发源地,为更好发展新业态,金塘墟又叫“油城墟”,以前就是一个小集市。现在,“一个乡镇的集市”已不足以形容金塘墟了。以前说到市区叫趁“大墟”,现在的油城墟,如把好心湖、上垌、牙象、谭屋这个综合体逛完,一时半会也是不行的了,所以,油城墟也算得上是一条大墟了。

三日一轮墟,逢农历一、四、七就是金塘的墟日。金塘墟旧墟,以市七中至金塘卫生院那段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起扩建新市场,后又扩建簸箕巷一带,现在的金塘油城墟旧貌换新颜,无论是不是墟日都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小时候,总渴望着爷爷或爸爸去趁墟时能捎上我。如果能跟着去,他们一定给我买好吃的!而当我有能力买好吃的给他们时,他们都不在了。记得我五六岁时的一个夏天,爷爷说要去趁墟,我心里又雀跃起来,又能跟着去趁墟了,爽呀!待

爷爷推单车出门时,我说:“阿公,又带我去趁墟,好吗?”他脸色一变,严肃地说:“今天带不了你喔,我要去买好多东西回来的!”幼稚无知天真的我,当时对趁墟的欲望如饥似渴,我叫嚷着,双手紧紧地拽住爷爷的单车尾架不让他走,奶奶出来把我拉扯开,他才得以脱身。奶奶以为爷爷已经走远,我又跑出去一路号哭大叫地追着爷爷的单车,跟着跑到了邻村桥头,现算起来有一公里多。爷爷多次回头,见我死死跟着跑,无奈之下就把我捎上了。晚上,爸爸回来,得知爷爷趁墟原是打算去买两担竹笋的,因搭了我没买到。那时正是稻谷收获后,急需箩筐装的呀!老爸气得把我绑在柱子上,用橡胶带狠狠地抽了我一顿,也是唯一一顿。为趁这一趟墟,可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呀!趁墟买竹笋的爷爷和狠狠地抽了我唯一一顿的父亲,都走远了。毕业工作后,自己的生活圈子也不在村里了,但想回归的心态远远超过了当初千方百计想逃出农门的程度了。乡愁,是亲情,是味道。

簸箕街巷区的商贸小区是油城墟的核心,几乎每次回金塘,我都会去那买簸箕炊吃。市场北侧的三家簸箕炊档,来自不同的村落,挤在不到5平方的一排档口。她们是竞争对手,但又情同手足,她们知道,不同的顾客会根据不同的口味帮衬不同的档档。当自家的簸箕炊卖完了,她们反而会主动热情地向您推荐到隔壁家买的。一次,我想买的那家卖完了,店

主也是知道我是奔着簸箕炊去的,她真诚地叫我帮衬另一家,我在她脸上看到了豁达大度和真诚友好。可能她们都深谙做这行的艰辛吧。手工制作簸箕炊,一道美味的传统的小吃,她们要在凌晨三四点起来备料,磨炊蒸打,赶在一早成墟之前开售,让大家能吃上热辣滚烫的早餐。簸箕炊保鲜时间不长,放冰箱也会失去口感,她们都想早早卖完,也想别家尽快地卖完吧!金塘簸箕炊脆滑爽口,令人回味无穷,离不开她们始终坚持传统工艺,并一直用韭菜油做蘸料。油城墟里的簸箕炊,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人在经营,以前吃的是味道,现在吃的是情怀,更是一份敬重。

昔日的米行布行猪行等已消失,也很难听到卖老鼠药、卖跌打药、看日子、算命的吆喝声了,行走江湖的人不多了吧,但农技站里作物信息交流和土特产买卖,还是在墟日轮转如常的。墟里多间地道美食如阿朱家糍、阿四盐焗鸡等历久弥香的老店,也是油城墟的活宝啊!店家的默默坚持,让这座老镇历久弥香。始终坚持着南路革命的忠诚质朴初心的金塘人,一定会让油城墟的明天更加充满底气成色,更加充满动感活力和温暖气息。

大城小事,油城墟找不到昔日那座猪鬃桥了,但好多店还是冠名桥头美食店、桥头修理店这些的,站在河边,这条墟也一眼望不到头了。油城墟每日都是墟日了,24小时不打烊。天青色等烟雨,我在这里等你。



新年祝福 ■ 张成林

春的组章

(组诗)

■ 荔木子

迁徙的树

伫立在冬日的路边
身披累累伤痕
朝霜晚雾
冷意薄凉如雪
北风裹挟下的阳光
无情地撕裂伤口

于他人的目光中
我那泛白的叶子片片坠下
愈发坐实
即将枯亡的传言
不敢埋怨命运多舛
根 在艰难中奋力呼吸
发出一缕又一缕残喘之气

本欲决绝于这世界
幸有大地的温暖
紧拥执念
热血始终不愿干涸
邂逅一场冷眼与孤独
只为不负与春天的遇见

二月春水

蛙匍匐的胸膛
温暖了田畴
一滴又一滴醇酒
洒落在草尖
一声沉闷的春雷
惊起阵阵蛙鸣

随风而起
荒草绵延
那杆铁钯不见踪迹
那把春秧难觅踪影
难再重现丰收时的欢笑

二月的春水依然流淌
一场场吆喝渐远
一盏盏松球篝火消逝
一筐筐渔获成为过往

过年后

那串炮仗花依旧欢欢喜庆
春祈的庙堂人来人往
烟火袅袅升腾
挤满了乡村的美好祝愿

路边的阔叶榕
根结为树
荔枝梢头
绽放一点红,一点白
陵江水滔滔不绝
诉说着一个个乡村故事